

夜不语
诡秘档案

古宅灵花

夜不语 著



晚上做了个梦，
有个看不清楚样子的女人告诉我，
如果用血灌溉花朵的话，花朵就会变红，
像血一般的红……

超人气惊悚悬疑小说，
“夜不语诡秘档案”系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独家
新增短篇
《痴》

夜不语诡秘档案

古宅灵花

夜不语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宅灵花/夜不语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00-0549-5

I. ①古… II. ①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750号

本书由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
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并保留一切权利。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14-2013-152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 www.bhzwzy.com	
E-mail	bhz@bhzwzy.com	

书 名	古宅灵花
作 者	夜不语
责任编辑	张 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00mm × 89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3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0549-5

赣版权登字—05—2013—17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古宅灵花（上） / 001

引子 / 003

第一章 跳楼 / 005

第二章 水池 / 016

第三章 重重疑惑 / 024

第四章 麻烦 / 033

第五章 守夜 / 041

第六章 后宅 / 053

第七章 血花 / 064

第八章 根须 / 076

第九章 四人游戏（上） / 086

第十章 四人游戏（下） / 096

第十一章 屏风镜 / 112

第十二章 风水师 / 123

后记 / 131

古宅灵花（下） / 133

引子 / 135

第一章 青蛙（上） / 138

第二章 青蛙（下） / 144

第三章 异舍 / 153

第四章 梦游（上） / 161

第五章 梦游（下） / 172

第六章 失颇 / 183

第七章 照片 / 192

第八章 二十九（上） /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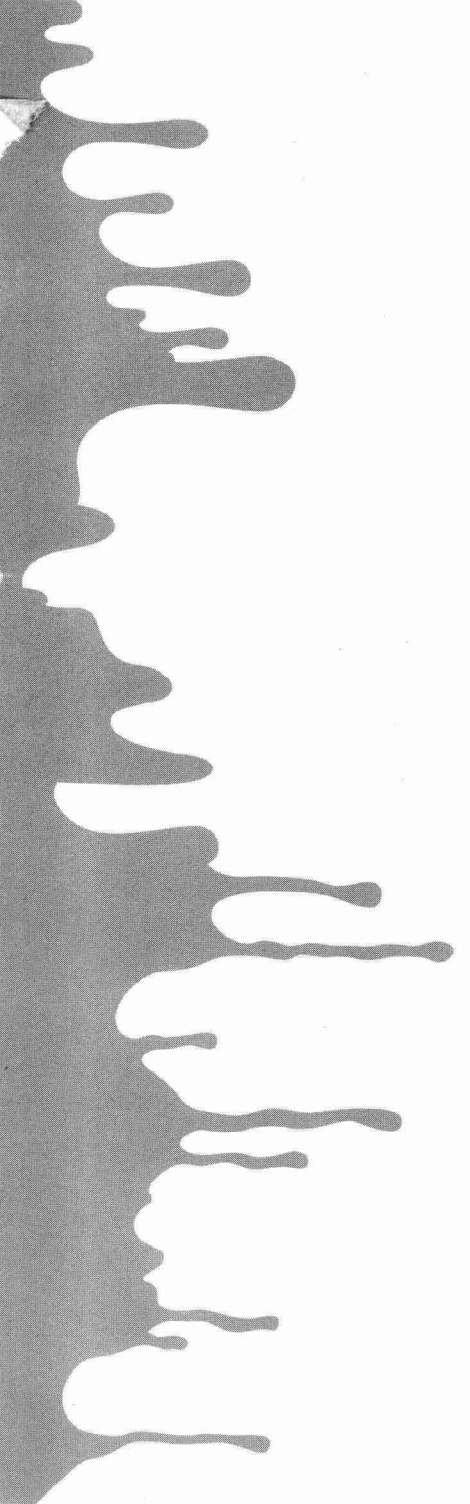
第九章 二十九（下） / 216

第十章 质变 / 229

第十一章 蠢蠢欲动 / 241

第十二章 真相 / 251

尾声 / 259



番外篇 痂 / 263

第一章 / 265

第二章 / 270

第三章 / 276

第四章 / 280

尾声 / 284

夜不语诡秘档案《不死树》预告 / 289



古宅灵花 (上)



本故事纯属虚构，与任何现实中的人物、事件无关。



所谓风水，又称“堪舆”。

“堪”原意为地突，亦即是指地的高处，以之代表地形；而“舆”是古人对车的称呼，又有地之负载万物如大舆之意，故“舆”是假借以代表地物。因此，“堪舆”就是研究地形、地物的一门学问。

而现在人们口中的“风水”，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象征。

不过看完这个故事，或许你会对风水这种玩意儿有另外一番不同的认识……

嘿，有些东西，真的是由不得你不信的。

“脸呢？我的脸呢？为什么镜子里我什么都看不见？”

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就着这暗淡阴冷的光线，

坐在一面大镜子前，

她惶恐地拼命抓着自己的脸，

一边大叫，一边惊慌失措地望着镜子里边的自己。

“脸呢？我的脸呢？为什么镜子里我什么都看不见？”

夜了，喧闹了一整天的老宅安静下来。

西厢的一间卧室里，门窗紧闭着，昏暗的光芒摇曳不定地从一根蜡烛上散发出来，光芒很冷，冷得让人发抖。

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就着这暗淡阴冷的光线，坐在一面大镜子前，她惶恐地拼命抓着自己的脸，一边大叫，一边惊慌失措地望着镜子里边的自己。

镜子里的她十分漂亮，鲜红色的旗袍合身地包裹着胴体，凹凸有致的丰满身材，随着自己的动作柔软而又诱人地扭动着。只是她的脸上带着不合时宜的恐惧，那种从骨髓里透露出来的恐惧，似乎在她绝丽的脸庞上凝聚到了最高点。

“我的脸呢？脖子！脖子也不见了！”

那女人的声音更高了，原本清脆悦耳的声音里开始夹杂着绝望。

她对着镜子不断抚摸着自已的脸和脖子，却丝毫没有注意整个屋子已经变成了诡异的血红色。

蜡烛依然在燃烧着光芒，而光芒也依旧昏暗，只是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整个屋子里散发开来。那东西带着一股冰冷阴寒的感觉，弥漫在这个偌大的空间里，悄悄地、无声地将这栋古老的宅子笼罩了起来。

原本散发着令人厌恶的橘黄颜色的蜡烛，无风自动。火焰微微一摇动，光芒居然亮了起来，但颜色却突然变了，变得一片血红。而且那种诡异无比的血红色还在不断地变深，越来越深，甚至将那女人身上的旗袍也映得越发红起来……

女人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她猛地全身一颤，缓缓转头向后望去。顿时，还来不及张开嘴发出惊叫，她的头连着脖子已经从身体上飞了出去。

血，染红了整个房间。

那女人看到的这个人间的最后一个景色，居然是红。

血色的红。





第一章 跳楼

只见他以一种极为古怪的姿势躺在地上，
四肢给人一种软绵绵的感觉，
不用接触也可以知道骨头已经断裂开了。
大量的血溅了一地，就像是血包爆开一般，
两三尺之外的地方也被染得一片鲜红。
那人头部的地方更是白花花的一片，
那是，脑浆……

“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我看到她的样子了，她死了，死了……”

“你们好狠！骗我！所有人都骗我！她已经死了，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下了长途汽车刚走不远，就听见头顶闹哄哄的，徐露抬起头刚想望去，就听到“刷”的一声，有个黑影从上边飞快地掉了下来。

那东西狠狠地摔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徐露呆站在原地，混乱的大脑一时无法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迟钝地举起双手，眼神呆滞地望着自己满身的血迹。

就这样不知道待了多久，终于一声足以刺破耳膜的尖叫从

她纤秀的嘴里迸了出来。

这一幕发生的原因，还要追溯到两天以前……

许多人都说过：得到就要珍惜，不要奢求太多；但似乎又有更多的人说过：没有欲望的人生，是绝对不完整的。

其实谁对谁错并不太重要，生活就如同一条曲线，你永远不要奢望它可以像直线或者两根并行线一样中规中矩。

脑子里产生这份感悟的时候，我正百无聊赖地坐在“Red Mud”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和沈科、徐露这两个同样无聊的人打“斗地主”。

“小夜！”沈科大叫一声，用哀怨得可以杀人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明明小露才是地主，你跟我抬什么杠！”

“抱歉，我一时给忘掉了。”我讪笑着将手里的牌丢出去，说道，“好不容易才熬到放假，怎么感觉越玩越无聊了？”

徐露深有同感地叹了口气。

我抬起头，满脸希冀地望着他俩，说：“两位帅哥美女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再这样待下去，恐怕我们不被闷死，也会被无聊的气焰给烧毁。”

沈科突地眼睛一亮，嘴角露出一丝窃笑，说：“不如到我的老家去度假好了。”

这家伙压根儿就当我不存在，不断用眼角瞟着小露，见她没有做声，立刻又煽情地说道：“虽然远了一点，但那里有山有水，什么瀑布啊、索桥啊，一应俱全，绝对比某些风景名胜更带劲儿！”

“真的？”徐露眨巴着大眼睛，看来是有些心动了。

“绝对是真的！”



见自己的说辞有戏，沈科那家伙更来劲了，滔滔不绝地介绍他老家的好处，说得就像教科文世界文化遗产评定的风景观光地都不配和他口中的老家拿来比较，不但喷我一脸口水，更把徐露给唬得一愣一愣的。

“好，就决定去你们那里！”我恼怒地拿纸巾用力抹去脸上的口水，狠狠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沈科吓了一大跳，满脸诧异地望着我，古怪的眼神似乎是在向我抱怨。我根本就是多余的大灯泡。

在我温柔以及不太温柔的拳头慰问下，两天后，我们三人就搭上了去古云镇的长途汽车。

俗话说，好事多磨。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感叹这里清新的空气，却飞来横祸，上演了开头的一幕。

徐露的尖叫足足持续了两分钟，我被她发出的音波震得头昏脑涨，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我舔了舔略微干涩的嘴唇，飞快走到跳楼者跟前检查起来。

那是个男人，一个似乎并不年轻的男人，穿着洗得已经发白的中山服。只见他以一种极为古怪的姿势躺在地上，四肢给人一种软绵绵的感觉，不用接触也可以知道骨头已经断裂开了。大量的血溅了一地，就像是血包爆开一般，两三米之外的地方也被染得一片鲜红。那人头部的地方更是白花花的一片，那是，脑浆……

我强忍着想要呕吐的冲动，缓缓转过头沉声道：“他死了。”

徐露苦着脸，一副想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立刻拍了拍沈科的肩膀道：“你带小露找地方洗个澡，再把衣服换了，我在这里等你们。”

还被眼前状况吓得发愣的沈科立刻醒过神来，他点点头，也没有多说什么，拉了徐露向附近的旅店跑去。

我轻轻吸了口气，抬头向上望去，那男人是从七楼跳下来的，估计是头先触地。只是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出血量？一般跳楼死掉的人，最多不过是七窍流血罢了，就算是头爆开，血也不可能会流到眼前的这种程度。

不知谁打了报警电话，不一会儿，镇上的警察就蜂拥而至。原本这里就是个巴掌大的地方，镇上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长年连小偷都逮不到一个，警局一听出了命案，还不激动地将所有人都派了出来。

那些年纪稍轻的警察听周围的人说是自杀，虽然略微被打击了一下心情，但还是个个都精神奕奕的，满脸兴奋的样子。

是自杀！死了人！

这可是古云镇十多年来最大的案子。

警局局长亲自拿笔和纸给我作笔录，我满脸不悦地将刚才看见的事说了一遍，然后顺带将出血量异常的事情告诉了他。那局长的精神顿时亢奋起来，问道：“你是说这个自杀案有疑点？”

我点点头，指着那个死者说：“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的血实在流得太多了！”

局长心不在焉地用鼻腔放出几个“嗯”声，一挥手，吩咐下边的人将尸体抬上了警车。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他用力搓了搓手，一边看着我一边用高昂的声调说道，“不过这位小先生，你看起来很眼生，不是本地人吧？”

“嗯，我是来这里旅游的。”



“原来是游客！”局长热情地将我的手握住，“我叫沈玉峰，叫我老沈就可以了。古云镇可是好地方，山清水秀，可惜就是没什么外人来。您回去后，可要给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一定，一定！”我顿时苦起了脸。有没有搞错，怎么老感觉这局长的性格似乎很像某个讨厌的家伙。

“小夜，我们好了！”说曹操，曹操就到，沈科拉着徐露的手远远向我喊道。

那局长一听到沈科的声音，立刻转过头眯着眼睛望过去，然后又露出了不符合年龄的灿烂笑容：“哈哈，这不是我那可爱的侄子吗？原来你是小科的朋友啊。”

果然如此！我用右手捶了捶左手掌，做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也只有跟沈科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有他那种白痴性格。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的苦笑顿时变得更加苦涩了，我脸色煞白，几乎想要抱头大叫。天哪，一个沈科已经够了，如果变成一堆沈科，那我还不疯掉？

脑海猛地闪过一个画面，我坐在一个偌大的客厅里，而身旁围着的都是沈科，他们三五成群，互相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而我就像个白痴似的发呆，大脑不知已经神游到了哪个星球上……

汗颜呀！太可怕了……

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心里暗自盘算是不是应该趁现在思维还算正常的时候打道回府算了。

沈科在旁边用力拉了我一下，说道：“小夜，你还在发什么呆啊！快上车，我舅舅要送我们去本家。”

我迷迷糊糊地和他们上了车，等车开动才反应过来已在车上了。

我绝望地拍打着车窗玻璃，心里在流泪、在叹息……唉，看来又有劫难要开始了！

一路无语。

警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停在了山腰的一处空地上。

“到了。”沈科的舅舅沈玉峰跳下车，怀念地四处打量着，说：“有五年多没回过本家，没想到这里还是老样子。”

“这里就是你家？”

我扫视着四周，用怀疑的语气问身旁的沈科。

只见附近只有一片两百多平方米的空地，再过去就是高大的树林了，宽阔的视线里，居然看不到任何房屋的迹象。

“跟着我走。”沈科神秘地冲我们眨眨眼，径自向前方的树林走去。

树林尽头，豁然开朗，一条宽敞的用褐色烧砖铺成的路猛然跃进眼帘，顺着路向前方望去，大概五十米的远处，耸立着一栋气势磅礴的大宅。

那大宅依山而建，看起来似乎已经有很大的年岁了，原本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早已变得十分黯淡，但是却不会让人觉得萧条，整个宅子反而因长久的岁月呈现出一种极有韵味的和谐。

就像树叶原本就是树林的一分子那样，老宅完全融入了高耸的古云山磅礴深幽的气势里，仿佛它原本就是古云山的一部分，不曾分开，也绝对不能分开。

高大的院墙顺着山势就像伸着懒腰的婴儿双手一般，远远地向古云山上延伸，一直升进雾气蒸腾的云里。



沈科得意地看着被眼前景色震撼得如同白痴的我。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深深吸了口气：“我的妈，这也太大了吧！”

依依不舍地将视线收了回来，看看右边的徐露，只见她瞠目结舌，依然死死盯着眼前的大宅，秀丽的脸上全是问号，哪里还有从前那种淑女形象。

“没想到，你这家伙居然还是大富之家的出身。”我干咳了几下，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不过越想越气，接着，我狠狠地在沈科满是肥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靠，你小子还一天到晚在我们面前装穷，守财奴！”徐露回过神来，听了我的话，也是大为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沈科那家伙满脸的得意之色顿时化为了满腔委屈，变化之迅速，足以令影帝自叹不如。他哭丧着脸解释道：“我家在老家可是一分钱都没拿到……”

原本静静站在一旁的沈玉峰，这时也忍不住逗趣起来，说道：“别听那浑小子说胡话，这一代的沈家人丁单薄，小科算得上是长孙了。再过十多年，等老祖宗上天以后，整个沈家就是他做主了。”

看我嘿嘿地怪笑着，还摩着拳头向他走过去，沈科害怕地大叫起来：“舅舅，你胳膊肘往外拐，小心我到老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沈玉峰的脸色顿时阴沉起来，他鼓着眼睛瞪向自己的侄子，一扬脖子道：“我从小就没怕过那个老不死的。哼，当年他把我赶出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顾念过旧情，我还用怕他什么！”